

半世风雨 半世晴

母 / 亲 / 传

康启昌◎著

新世纪老扶少
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十七辑

坚定的文化自信、质朴的文学语言，紧扣时代脉搏，

倾心倾情倾力。

把母亲的传记写在了“大地上”，奉献给生存在大地上的所有母亲。它必将给更多读者带来灵魂的净化、身心的愉悦。

沈阳出版发行集团

① 沈阳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半世风雨半世晴：母亲传 / 康启昌著. --沈阳：
沈阳出版社，2022.3

(新世纪敬老扶少文学出版工程书系. 第十七辑；2)

ISBN 978-7-5716-2284-8

I. ①半… II. ①康… III. ①传记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22) 第 032901 号



序 康母传

刘 齐

小时候去过一趟辽东，无票，夜间扒火车，月光下，大地山川格外有一种美。地名也美：连山关、草河口、汤山城、凤城、凤凰山。但我不知道，也不关心，这一带住着多少老百姓，他们都有哪些故事。我知道的是，一些大人物在此地的传说，薛仁贵征东，唐王被困淤泥河。我的小学生亲哥逃学去北市场听书，回来张口闭口淤泥河，我想不听都不行。

说来有趣，也悲哀，作为普通人，我们对别的普通人的生活，一般不太感兴趣，大家彼此彼此，有什么呀？不过是些鸡毛蒜皮。而那些高高在上、声势显赫的人群，他们对此，又持何种态度？他们肯舍出工夫，从云端往下瞟一眼吗？世世代代下来，普通人极少作为主角，作为个体的独立存在，被大部头著作浓墨重彩专门展现，通常只存在于一串串抽象的数字和概括性词语之中。不信你说说看，跟随薛仁贵或刘关张东奔西驰的那三千骑兵，或五千水军一万步兵两万百姓，大难临头之际有过哪些心理活动，每天吃何种伙食，菜是荤菜还是咸菜疙瘩？寒风中握着冷兵器，冻不冻手？是啊，他们太卑微了，他

们手和胃、心和肺的感觉，有什么历史意义，又有哪些文学价值？

人不记着他们，山记着，水记着，天空有空，大地有容，凡是在辽东行走过、生活过的人，不论尊卑妍媸，辽东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将他们的生命信息和情感印记存储下来，单看后人如何对待了。

后人中有一位女性作家，她以一位也曾握过冷兵器的蒙古族八旗兵老人为起点，将一个平民家族的普通女孩，从辽东的苍茫时空中提取出来，变成一部非虚构，也非程式化、非人为拔高的传记文学作品《半世风雨半世晴——母亲传》。

这位女作家名叫康启昌，笔下灵光一闪再闪，消逝多年的辽东风物和亲朋故旧，便陆续活了过来。无论是乡村女孩挥竿打梨、歙嘎拉哈、喝山里红皮子红糖水，还是养蚕人照料柞蚕、煮茧、缂丝；也无论是山民瞪大眼珠子采参挖药，还是猎户自立规矩只打狍子不伤别的动物，都写得可亲可信，呼之欲出。作品开头，那个单名一个“秀”字的年轻女子，写得尤其好，称得上神勇刚烈，凄美动人。秀跟母亲的堂兄十八哥相爱怀孕，却被强行嫁给外乡一个懵懂痴呆的小女婿。成亲前一天，她宽衣肥裤，若无其事，大吃饺子。女伴不解，惊呼其“心真大”。到了正日子该拜天地了，天却不忍，地也不悦，就让秀姑娘不早不晚，当场生下她和十八哥的爱情种子。又让秀凛然生出一股豪气，当场宣布退婚退礼，并佯称婴儿系歹人强暴所致，宁肯往死里玷污自己名声，也要保护那个敢爱不敢当的窝囊男子。女烈男孀，始密终离，千古悲剧而今重演，似曾相识却又独一无二，比虚构还像“虚构”，却于世上真实发生。

但是，更让人感慨、感动，甚至震撼心魄的，却是这本书所着力刻画的女主人公马永信老人，她漫长的一生拥有众多身份：荒野弃婴、小五姑娘、书田媳妇、康马氏、康大娘、康奶奶、马大姐，这些称谓虽无官方色彩、等级概念、职衔意味，



却是重要的、无法磨灭的人生符号，每个符号代表一段历史、一段生命过程，都被作者写得有根有据，有血有肉，合拢起来，就是一部五味杂陈、五彩斑斓而又无缝衔接的独特著作。

这位传主还有一个更为重要的身份——作者康启昌的亲生母亲，作者（满族）称之为讷讷。

讷讷命苦，一辈子操劳，除了操劳家务，还要到田里干男人都吃不消的庄稼活。公公婆婆小姑不但让她伺候，还常常冷言碎语不给好脸色，中国千百万底层妇女可能遭遇到的苦难，讷讷几乎一样不落，统统尝遍。这还不算完，更摊上一个人，仿佛领取了什么“任务”，专职前来折磨她、祸害她。那人便是她的丈夫，吸毒，挥霍，蒙骗，一个恶习接着一个恶习，经常浪荡在外，不管妻儿老小死活。讷讷历尽艰辛，带着小妾千里寻夫，寻到了一个夫，却又寻到了一个“妹”，哪里是什么“妹”，谁愿意要这样的“妹”！不要也得要，一个不够，又来一个，一男三女，讷讷和丈夫的两个小妾同在一个屋檐之下，身心饱受煎熬，却只得到一个“姐姐”的名分。

父亲如此不堪，母亲如此受辱，这一件沉重难言的家丑，换作别人，往往就深埋心底了，哪里还肯原原本本，详细描述？这不仅需要相当的写作勇气，不为尊者讳，不替亲者瞒，更需要对历史和社会、人性和伦理，有一种深刻的理解和准确的把握。令人钦佩的是，这些对写作者非常高的要求，康启昌都做到了。同时，她还用心血和大量细节展现讷讷的自主自强、善良乐观、宽容大度和勇于担当，比如呕心沥血，独自拉扯子女长大成才；善待小妾，斜风细雨真诚相送；救治丈夫并与之和解，在他墓前倾吐心声，别致安排自己的墓穴，等等，读后让人动容。作者对父母一生恩怨情仇的诚实描述，成为这本传记最为出色的内容。

其他诸如早年间老员外庭院的风光排场；伪满时居民的日常生活和国家观念，一些百姓不知自己是中国人，只知此身是

大清国人；内战时作者家庭与国共两支军队官兵的接触和生活；艰难岁月作者与天涯沦落人的沧桑婚恋；全书收尾时老少三代的旧地重游，夕阳未老远山巍峨，故人犹存茶热花香，这些篇章都笔到心到，情满字屏。

语言也有特色，自然、真挚、晓畅，是以辽东话为主的东北口语与汉语书面语，与作者气质水乳交融。许多语句活泼泼的，极富表现力和吸引力，很难从读者眼帘滑脱。写山里人自嘲没文化，不说没文化，说：“三辈子不读书，都成驴了”。小户人家女子能干不说能干，说“炕上地下，一手好活”。少女好身材不说好身材，说：“腰是腰，胯是胯”。大人打孩子不说打孩子，说：“笤帚疙瘩炖肉”。旧日妇女进了新时代，不说她对丈夫仍是言听计从，而是说：“三从四德，一切行动听指挥”，今昔重叠，哭笑同腔，引人遐思。年轻母亲痛失幼子，搂着已经僵硬的小身体放声大哭，婆婆于窗外突然一声喊：“行啦，哭两声得啦！该做饭啦！”话不多，用语也貌似平和，但一股刁蛮、冷漠的寒气撞胸而来。什么叫一句话见性格、见人生，这个便是。这样的话不会是编造而成，而应是记了一辈子的刻骨铭心之言。

新世纪二十年了，人们的视野不断开阔，历史观和写作观日益更新，记载和传播等科技手段也在飞速发展。由此，长久占据书屋文库的豪杰史、名人史之外，平民史、民间史、私人史渐渐增多，越来越被读者看重，单薄、片面了几千年的史学园地开始丰饶起来。这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是文史著述、文化积累方面的重大进步。这其中，有一种既真实可信，又采用小说等文学笔法的非虚构传记作品，非常引人注目。《半世风雨半世晴——母亲传》便是其中优秀的一部，它的产生，不但表明平民百姓有资格以个人身份入书入史，也表明平凡如马老太太者，也拥有独特的不可替代的人生，拥有动人的故事和人性的高度。“治大国如烹小鲜”，写凡人可见世界。



故事不分级别，精彩就好；传主何须大咖，人性放射光华。生活从来都在慷慨馈赠，关键在于怎样开掘，如何表现。

康启昌是成绩卓然的散文作家，近年却一头扎进长篇非虚构文学领域，短短几年工夫，就为两位作家一位书法家各写一部传记。这些即使放在年轻作家身上，都很不容易了，偏偏作者又是一位八十多岁的高龄老人，就更让人肃然起敬。最近，在新冠病毒肆虐期间，她独居三亚，为母亲和母亲的年代又写下了这部长篇著作。看上去，好像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细想她为此已经准备了八十年，酝酿了大半生。通篇看似行云流水，不假思索，想到哪儿写到哪儿，实则骨生肉长，已然成形，浑然一体，妙手得之。

多年前，在沈阳康启昌老师的家中，我曾见过她的母亲。当时，老人家已经是一百零一岁的人瑞了，瘦，个子很小，比我的肩膀还矮一截，直直立着，仰脸，注视我，感叹：

“这么老高，你妈是怎么把你养大的？”

当时我哪里知道，这位貌不惊人的小老太太，她瘦小的身躯内，竟聚集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能量。按说天塌了由大个子顶，可是有些时候，天塌了，泰山压顶了，一些有条件顶上去的“大个子”却低下了头，甚至趴在了地上，要靠老人家这样的弱女子去顶，去扛。她们承担起了“大个子”的责任，她们每一个人的经历，都有可能写成一部耐读的大书。现在，康老师将她母亲的这部大书写了出来，我有幸先期拜读书稿，特将一点心得献上，供读者朋友参考。

2020年6月7日海南清水湾

目 录

序 康母传	刘 齐 001
第一章 与死神擦肩	001
第二章 姥姥家的小马车	012
第三章 大山的女儿	024
第四章 相亲	034
第五章 送亲	042
第六章 人生若只初相见	054
第七章 给小妾当姐姐	066
第八章 春宵苦短	078
第九章 斜风细雨送小妾	089
第十章 善良的底线	100
第十一章 一年一年熬着	112
第十二章 效法孟母	125
第十三章 难得糊涂	136
第十四章 与儿女一起成长	146
第十五章 柳暗花明	156
第十六章 人朋狗友	163
第十七章 春华秋实	169
第十八章 圆梦	181



第十九章 儿女婚姻	192
第二十章 居陋巷	202
第二十一章 人到八十	213
第二十二章 腾蛇乘雾	222
为平民立传，让母亲复生	阿 明 233
望得见山、看得到水、留得住乡愁 ——《半世风雨半世晴——母亲传》读后	康尔平 239
仁者寿	尔 蜜 245



第一章 与死神擦肩

放羊的十七哥发现自家的八条大狗围坐在东山嘴子乱坟岗的一捆谷草旁。走近看，里面裹着的一个婴儿，鼻孔还有气息。他认出，这是二大娘家的小五，他赶紧跑回家，进院就喊：“二大娘，孩子没死，还有气呢！”二大娘怔怔地看他一眼，仿佛什么也没有听见。十七哥又急忙去找四婶。四婶赶紧穿鞋下地，上气不接下气，跑到东山，抱回了孩子：“他二大娘糊涂了。要不是这几条狗看着，小五早叫狼叼去了。”这个差点被狼叼去的小五，就是我的母亲。当时只有14个月大。

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母亲生在一个拥有八十余口人的农民大家庭。曾祖父是清朝道光年间的蒙古族八旗兵，退伍回家后，从内蒙古乌兰浩特（王爷庙）带着老婆、儿子，落脚在辽宁岫岩深山沟里一个向阳的山坡上。搭屋盖房，垦荒种地，繁衍生息。几十年过去，这个小小的山沟已有了二十几户马姓和几户外姓，他们自命名马家阳沟。现在这个村子叫马阳，隶属岫岩满族自治县汤沟乡。

母亲的祖父一共生下七个儿子两个女儿。女儿远嫁，走出大山。我母亲的父亲——我的姥爷，排行老二，人称马二先生，读过四年私塾，是全家唯一一位识文断字的人，八十口人，他当家。种地、狩猎、养蚕、织布，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马二先生的贤内助，是关门山王员外的大小姐。协助丈

夫，掌管家务，人称二大娘。

这一年开春，马二先生两口子已经找人掐算了黄道吉日，准备迎娶他们的第一个儿媳妇。儿子今年20岁，身材高大，站直了，头顶挨近房檐，迈过房门槛，必须弯腰低头，不小心就要碰着脑门。他不喜欢读书，喜欢干活。只念了两年私塾。10岁放牛，12岁扶犁点种，地里的活儿样样精通；15岁赶大车，十几匹大马被他调教得顺顺溜溜。没过门的媳妇时年18岁，是沟口郑家的独生女儿，名叫小玉。小玉长得眉清目秀。没有读过书，举止言谈却也落落大方。她家小门小户，她炕上地下，一手好活。豆蔻年华，情窦初开。一眼看中了全村最年轻的车老板。她看他，稳坐车辕，敞开对襟的白色小褂，露出一嘎达一嘎达结实的胸肌。手中长鞭一甩，啪，车轮仿佛腾空而起，飞驰而下。每一次，那辆三马一骡的铁轮大车从她门前经过，她都常在自家门外目接目送。傍晚，他迎着夕阳回家，车走上坡，车上装着咸盐铁锅大缸，他怕牲口吃力，常常下车步行，走在车旁，他昂首阔步。这时候，他也经常看见郑家小院门前站立一个苗苗条条的小姑娘，四目相对，惊鸿一瞥，二人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朦胧的爱意。直到有一天，是她16岁那年。媒人登门，说是岫岩城里有一个会做成衣的小师傅，20多岁，独身一人，想找一位漂亮姑娘做媳妇。媒人觉得小玉合适，母亲也觉得相当，可是小玉一个劲摇头。媒人走后，小玉吐露心声。原来她相中了沟里马家大院马二先生的大儿子马云海。母亲听说点头，女儿眼光不错，赶紧找媒人说合。马云海一听，哦？啊！母亲忙问：“到底行不行啊？”“行不行？这么说吧，我娶了她，那是你老人家八辈子修来的福！”

却说马二先生两口子正在忙着给儿子举办婚礼。二大娘的娘家，也就是我母亲的姥姥家送来了两大漆盒绢花，说是二舅从奉天带回来的，给新娘子梳妆打扮。马云海打开盒盖，哇！金光四射，直晃眼。他想马上跑去沟口送花，让郑小玉喜出望



外。可是当他盖上盒盖，捧起漆盒，忽然，好像有人一拳打在他的太阳穴上，他大叫一声，两腿趔趄，双手捂住太阳穴，绢花撒了一地。接着，他大叫失声，拼命嘶吼，满地打滚。二大娘吓蒙了，这是怎么了？四婶说，中邪了；五婶说，绢花有毒。二大娘抱住儿子的头，你脑袋到底怎么了？马云海推开母亲把脑袋往墙上撞，叫声如同走进宰牛场的老牛，恐怖凄惨绝望。众人惊慌，乱作一团，二大娘一屁股坐地上，放声大哭，“天哪！我这是做的什么孽！云海呀！明天就是你大喜的日子，你这是怎么的啦？我的儿啊！你说一句话呀！”说着起身，把自己的头也往墙上撞。云海的头撞裂一个大口子，满脸是血，还撞。咚咚咚，那钻心刺骨的疼痛，让他扔下所有，忘记一切。他不会思考，不会发问，这是为什么，他完全忘记，明天就是他的好日子，他要给小玉送绢花，母亲也往墙上撞头，他视而不见，他已不再是他，他彻底完蛋了。忽然又一个霹雳，他从万丈高空猛然坠落，一下子，落到万丈深渊。他咕咚倒地，抱头的双手无力垂下。

“二大爷回来了！”

二大娘扑向丈夫：“快找人啊！再不找人，我儿就没有命啦！”

二先生摇头，“脑膜炎。”

二先生整天只会看皇历，根本不懂医术，他只听说过，有一种脑病叫脑膜炎，头疼欲裂。得上，就死。他看一眼苦苦挣扎、痛不欲生的儿子，长叹一声，泪如雨下。忽然，马云海说话了，发病后，他第一次说话：

“讷呀！你没有福啊！阿玛，大青骡子……”话没有说完，咽气了。（马家虽系蒙古族，几辈子住在满族聚居的地方，对父母的称呼与满族相同，风俗也很相像）

四婶张罗给死者洗脸、洗头发、换衣服，二大娘哭得死去活来。棺材抬来了，她挡住众人，不让入殓。平日里，总是面

带微笑斯文厚道的二大娘，如今钗环凌乱，披头散发，声嘶力竭地哭叫。二大爷绕着碾盘疾走，泪湿长衫。太阳下山了，成群的乌鸦在大院的上空盘旋。二大娘的两个女儿，一左一右搀扶母亲，嚤嚤而泣。夜深了，二大娘嗓子哭哑了，眼泪哭干了，仍然伏在棺材盖子上喊叫：我没有福啊！

三更的梆子敲过了，大姐二姐劝说母亲回屋，小五一天没有吃饭，不知饿得什么样呢！母亲不睬。她脑子里根本没有小五的位置。她说，我要陪我海儿过夜，明天，他就给埋了，我就再也看不见我的儿了。说着，又干号两声：“我儿说得对呀，我是没有福啊！”

重重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老大哥来了。老大哥是谁？他是马二先生的胞兄马老大的儿子。马老大英年早逝，妻子自愿改嫁他姓，留下嗷嗷待哺的儿子马云峰被二大娘收留抚养。马云峰如今已经娶妻生子，他刚从本溪湖赶回来，听说云海出事，赶紧过来看望二婶。他是一个语言迟钝、表情木讷的人。虽然个头没有云海高，但膀大腰圆，搂住二婶的肩膀，二婶觉得依靠着一堵墙，他低声说：“回屋吧，二婶！”没有回应，二婶就势坐地，哭着说：“云峰啊！二婶有罪呀，老天爷罚我！我没有福啊！”老大哥今天特别温柔，平时少言寡语，这时，动了真情。他当即双腿跪地，“二婶！云海走了，不是还有我吗？我是你小米粥一口一口养大的。我就是你的亲儿子！讷！你就是我的亲娘，你养我小，我养你老。你老了，我给你送终，披麻戴孝，讷！”

二大娘感动了。“起来！我的儿！”

“回屋睡一会儿吧。”云峰扶着二大娘起来。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她养育马云峰25年，云峰木讷，两棍子打不出一个屁来。今天夜里，他变了一个人，句句话暖着二婶的心窝。她从地上爬起，跟着马云峰回屋去了。

夜深了，西北风从房顶刮过，万籁俱静。鸦群早已栖息在



房后的森林里。大姐跑去老大嫂的房间抱回了小五，老大嫂跟在后面说：“这孩子，一天没吃东西，喂她奶，她也不睁眼。只喝一小口水，一直在昏睡。”

“放下吧，饿不死她。她命大，我死，她也不能死。”二大娘气呼呼地说，仿佛这从天而降的殃祸都是这小五带来的。大姐仍是不放心，摸摸她的头，滚烫。她悄悄地把一块湿毛巾敷在小五的额头上，把小五放在自己的被窝边上，小五仍在昏睡。

二大娘，做了半宿噩梦，早晨，天刚亮，就听院里有女人的哭声。她心中一惊，糟了，小玉来了。她急忙跑到院里，棺材头前，果然跪着泪流满面的小玉。她一身重孝，从头到脚都是白。二大娘抱起小玉，自己的泪水也忍不住流下，“我的儿啊！你来干什么？”

“二大娘，今天是我 and 云海哥的好日子，我来跟他成亲！”

“你这不是胡闹吗？云海他死啦！你成什么亲？赶快回去！”小玉扑通跪在二大娘膝下：“二大娘，我不胡闹，我今天来，就没想回去。云海走了，我给你做女儿，我替你顶班煮饭，我侍候你梳头洗脸，我给你端茶倒水，帮你带孩子……”

“快别瞎说！二大娘一大堆女儿，你母亲就你一个。赶紧回家去！”二大娘拉起小玉，推她到大门，“赶快回去。永远不要再来，回家跟你妈说，彩礼钱，不用退了。”

“二大娘，我一辈子……”

“什么一辈子，赶紧找人，嫁了吧！”

送走了小玉，四婶过来说：“你不让郑家退彩礼，你糊涂啦？”

“那孩子要来成亲！可怜的孩子……”

“两回事，彩礼还是要退的。白花花的银锞子，能买一头骡子！”

“人都死了，要骡子干什么？我冲小玉，别说是银锞子，

就是金元宝，也不退！”

“你二大娘疯啦！”四婶对她身边的十七哥说。

大姐慌慌张张跑来：“讷，不好了，小五抽风了！你快回去看看！她一宿发烧，方才脖子直往后仰，你回去看看吧！”

“你哥马上就要出殡，她这时候抽什么风！”二大娘急忙回房，掀开被子，抱起小五，轻飘飘的小身体，只剩一把骨头，不光脖子往后挺，整个身子也往后弯，是抽风的症候。

“翻白眼了。”二姐叫道。大姐呜呜哭出声来。

二大娘放下小五，轻叹一口气：“她算是遭够罪了，死了也好，跟她大哥去吧。去叫你老大哥，拿一捆谷草来！”二大娘对大姐说。大姐抱起小五：“我不去，小五还没死呢。”

“你去！”二大娘命二姐。

老大哥马云峰来了，夹一捆谷草：“小五不行了？”

“你看看吧。”二大娘说。

老大哥用手摸摸小五的脸，冰凉；把手指贴在小五鼻下，“没气儿了。”他认定：“不行了。”

二大娘一抬手，扭过脸去，两个姐姐放声大哭，身后的小三姐小四姐，也跟着猫一样地叫。四个女儿，一台哭戏，七岁的小二哥马云腾坐在炕角，一声不响。二大娘头脑发胀，但她记着云海出殡的事，一个人向棺材方向走去。

却说四婶那边，抱回来一息尚存的小五，找来老大嫂，给小五吃一口救命奶，老大嫂的奶嘴刚伸过去，小五的小舌头就自动接过去。小家伙生命力强，大难不死。一口两口，不紧不慢地吮吸起来。小羊倌拍手大叫，“我说她是活的嘛，你看她饿了！”

小五生下来，讷讷的奶水就不旺。姥姥家送来2升苞米淀粉。大姐用淀粉给她熬糍糊。那是农家院里缺奶的孩子最理想的代乳品，可是小五生来嘴刁，大姐把白糖放进糍糊里搅拌，甜甜的、软软的，用小勺喂她，她不下咽，宁肯饿着。大姐没



招，把她抱到老大嫂屋里。老大嫂刚刚生下她的第一个儿子，正值哺乳期，奶水旺盛。小五捧着老大嫂鼓胀的乳房，就像画上那个胖小子抱着一个大葫芦，不过，她不是胖小子，而是瘦丫头。瘦丫头有奶便是娘，糍糊入口不咽，身子总往老大嫂的房间使劲。见到老大嫂，如见亲娘。老大嫂喜欢她一双灵活明亮的大眼睛，吃奶的时候，不是东张西望，而是目不转睛地瞧着老大嫂，老大嫂感觉，那是一双善良感恩的眼睛。但是老大嫂的儿子小宝不让，“我的奶，不给她吃！”刚会说话的小宝，就这么霸道，吃着一个，还要霸占一个。老大嫂性情温和：“这一个是你的，那一个是姑姑的，两人，一人一个。”“我要那一个！”“两边都是一样的。”“我要那一个。”他用脚踢打小五的腿。“不许踢！她是你姑姑，叫五姑姑！”小五似乎知道自己的处境，她紧紧含住奶嘴，任你小宝拳打脚踢不松口。小小年纪，为了生存，她学会了忍耐。

小五8个月断奶，姥姥家捎来上等小米。大姐用铜壶在火盆上熬粥，她每顿只喝小半碗，小宝没有断奶，一个人占据两个乳房，吃着这个，摸着那个。每顿还能喝一碗半小米粥。小五饭量小，吃饱了，不闹，平时也不生病，不像她三姐，动不动就抽羊角风。

这一次，谁也没有想到，她受了点风寒，发病两天就抽风，更没有想到，抽风死了，送到乱坟岗子上，待了一夜，又活了。送到东山嘴子的死孩子，每天都有。狼撕狗扯血肉模糊，没有一个生还。小五创造了马家阳沟生命史上的第一个奇迹。

可是四婶等了一天，二大娘不来接孩子，这孩子，她不要啦？第二天，二姐听说，告诉大姐。大姐飞快跑到四婶房里。见小五坐在四婶怀里，吃煮鸡蛋。大姐惊讶：马家的鸡，没有数；鸡蛋却是有数的。四叔养鸡，早晨打开鸡架门，无数只鸡，呼啦啦，一涌而出，连跑带飞，齐奔后山。后山是天然的

养鸡场，草籽、蛆虫、野果……鸡们自力更生，不用人喂，自己解决早午两顿伙食，傍晚，夕阳靠山，四叔拎来半桶劣等的苞米粒子，倒在地上。四叔一手提桶，一手敲桶，当当当当，当当当当，节奏鲜明。再看那一群鸡，呼啦啦不知多远往家赶。它们根本不用双脚奔跑，而是展开双翅飞翔。从后山的石砬子上穿过小树林，越过自家的仓房稳稳当当飞到自家的院子，落到四叔的脚前。鸭子们，行路缓慢，它们从门前的河沟赶回来，呱呱呱呱，来晚啦！吃些鸡们的残羹剩饭吧。然后各自进架，鸡鸭同笼，鸡住二层三层，鸭住楼下，多少只鸡鸭，四叔也不知道，死伤走失，也无人问津。四叔说，估摸着，有七八十只鸡，三十几只鸭。母鸡届时回家下蛋，从不耽搁。四叔每天收取鸡蛋鸭蛋，如实数交给管家的二大娘。二大娘留下6个鸡蛋，给老一辈爷们炒一盘鸡蛋韭菜或鸡蛋大葱。其余，大部分放进盐水里腌成咸蛋。全家八十余人，只有每年端午节，每人可以分到两个煮鸡蛋，一个咸鸭蛋。小五今天吃煮鸡蛋，纯属特例。前些日子，四婶的小儿子伤风咳嗽，不爱吃饭。四婶给儿子要一个鸡蛋，四叔都没松口。他跟四婶瞪眼睛：“我养鸡，我儿子吃鸡蛋？亏你想得出！”可是小五一个鸡蛋没有吃完，大姐来了。大姐直奔小五：“小五！还认识我吗？”“大姐！”大姐心花怒放，在小五的小脸蛋上亲了一口。她没想到小五恢复得这么快。小五伸出双臂，要大姐抱，大姐抱她起来，眼圈红了：“走，咱们回家找讷讷。”

大姐抱着小五走出门外，四婶说：“一个鸡蛋没有吃完，就要找讷讷。你讷讷，可顾不上你了！”

大姐抱着小五回屋，讷讷正在炕沿上坐着，她伸出双手接过来小五，长出一口气说：“讷讷都不想要你了。”说着眼泪又落下来了。小五在讷讷怀里伸出一只小手给讷讷擦眼泪。大姐说：“讷，我去一趟外头。”

外头是指外边的茅厕，那时候，马家阳沟里谁家都没有茅